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大唐新语
(外五种)

龙城录 因话录 大唐传载

三水小牒 唐阙史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大唐新语

(外五种)

〔唐〕刘肃等撰 恒鹤等校点

龙城录 因话录 大唐传载

三水小牍 唐阙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新语(外五种)/(唐)刘肃等撰;恒鹤等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ISBN 978-7-5325-6369-2

I. ①大… II. ①刘…②恒… III. ①笔记小说—小说
集—中国—唐代 IV. 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5502号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大唐新语(外五种)

[唐]刘肃 等撰

恒鹤 等校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235,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6369-2

I·2523 定价:2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目

大唐新语	I
龙城录	II3
因话录	I3I
大唐转载	I73
三水小牍	I9I
唐阙史	225

大唐新语

[唐] 刘 肃 撰
恒 鹤 校点

校点说明

《大唐新语》，《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始见著录，其后书名屡有改动。《宋史·艺文志》别史类作《唐新语》。明人冯梦楨、潘玄度等刻本，均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子部小说家类，其“续录”云：“宋刊本，题《世说》。”则其改名“世说”，当不始于明代。明徐燊《红雨楼书目》卷三著录刘肃《大唐新话》十三卷，则是又一异名。因“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故后世书目大抵将其归于小说家类。

作者刘肃，《新唐书·艺文志》注作“元和中江都主簿”。明刻《稗海》本此书首有“原序”，作时为“元和丁亥”（807），结衔署“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全唐文》卷六九五云“肃元和中历江都县、浔阳县主簿”。此外身世无考。

本书仿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记载唐代人物言行故事，凡十三卷，分“匡赞”、“规谏”、“著述”、“谐谑”等三十门，以类相从，取材于佚文旧事有裨劝戒教化者，已发现采自刘餗《隋唐嘉话》、张鷟《朝野僉载》者多条。所记上起武德之初，下迄大历之末，几近二百载朝野要闻，搜罗筛选而成。名章俊语迭出，治唐史者多所取资。陈寅恪先生以为，除《谐谑》一篇外，“大都出自国史”。书前刘肃自序云：“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酌《春秋》微婉与风谣直白之中，文风亦雅亦俗，承六朝余风，近江左习尚，令人想见典午风流。

此次校点,以明商濬辑《稗海》本为底本,校以明潘玄度刻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并参考新旧《唐书》与《太平广记》等相关内容,择善而从,有所增删改动。为避免烦琐,一律不出校记。底本原佚卷末《总论》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标题,现据校本补入。书名原作“大唐世说新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加“世说”为“臆撰”,并云:“商濬刻入《稗海》,并于肃自序中增入‘世说’二字,益伪妄矣。”据此,书名仍复其旧。

目 录

原序	7
卷一	
匡赞第一	9
规谏第二	14
卷二	
极谏第三	16
刚正第四	22
卷三	
公直第五	27
清廉第六	31
卷四	
持法第七	34
政能第八	39
卷五	
忠烈第九	43
节义第十	46
孝行第十一	47
卷六	
友悌第十二	50
举贤第十三	51

卷七

识量第十四	59
容恕第十五	62
知微第十六	64

卷八

聪敏第十七	68
文章第十八	71

卷九

著述第十九	76
从善第二十	78
谀佞第二十一	80

卷十

厘革第二十二	84
隐逸第二十三	88

卷十一

褒锡第二十四	91
惩戒第二十五	93

卷十二

劝励第二十六	98
酷忍第二十七	99

卷十三

谐谑第二十八	105
记异第二十九	107
郊禅第三十	109

总论

原 序

自庖牺画卦，文字聿兴，立记注之司，以存警诫之法。传称左史记言，《尚书》是也；右史记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递兴，虽戢干戈，质文或异。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删落其繁芜，丘明捃拾其疑阙，马迁创变古体，班氏遂业前书。編集既多，省览为殆，则拟虞卿、陆贾之作，袁宏、荀氏之录，虽为小学，抑亦可观。尔来记注，不乏于代矣。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百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全采风谣，惧招流俗之说。今起自国初，迄于大历，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勒成十三卷，题曰《大唐世说新语》。聊以宣之开卷，岂敢传诸奇人。时元和丁亥岁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臣刘肃撰

卷一

匡赞第一

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闻于太宗曰：“余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建平县男，补文学馆学士。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贞观初为右仆射，玄龄为左仆射。太宗谓之曰：“公为仆射，当须大开耳目，求访贤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闻听受词诉，日不暇给，安能为朕求贤哉！”自是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宽平，不求备以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如晦、玄龄引进之，如不及也。太宗每与玄龄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二人相须以断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称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谓虞世南曰：“吾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物化，实痛于怀。卿体吾意，为制碑也。”后太宗尝新瓜美，怆然悼之，辍其半，使置之灵座。及赐玄龄黄银带，因谓之曰：“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惟独见公。”泫然流涕。以黄银带辟恶，为鬼神所畏，命取金带，使玄龄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常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已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魏徵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徵诘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夷乱德，颡项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朴素，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徵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

踏之。及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水，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乐当年，而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耳！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又安。如此事，朕并兼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弘远，然文武之烈，未尝无将相。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将以天下已定，不籍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闻‘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与汝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太子承乾既废，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许立为太子，乃谓侍臣曰：“青雀入见，自投我怀中，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固当天性。我见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进曰：“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安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持国执权为天子，而肯杀其爱子，传国晋王者乎？陛下顷立承乾，后宠魏王，爱之逾嫡，故至于此。今若立魏王，须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内。翌日，御两仪殿，群臣尽出，诏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谓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憍。”因自投于床。无忌争趋持，上抽佩刀，无忌等惊惧。遂良于手争取佩刀，以授晋王。因请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晋王。”无忌等曰：“谨奉诏。异议者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也，宜拜谢之。”晋王因下拜。移御太极殿，召百寮，立晋王为皇太子，群臣皆称万岁。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征应，岂使徒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频，承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纳之。

则天朝，默啜陷赵、定等州，诏天官侍郎吉顼为相州刺史，发诸州

兵以讨之，略无应募者。中宗时在春宫，则天制皇太子为元帅，亲征之。吏人应募者，日以数千。贼既退，项征还，以状闻。则天曰：“人心如是邪？”因谓项曰：“卿可于众中说之。”项于朝堂昌言，朝士闻者喜悦。诸武患之，乃发项弟兄赃状，贬为安固尉。项辞曰，得召见，涕泪曰：“臣辞阙庭，无复再谒请言事。臣疾亟矣，请坐筹之。”则天曰：“可。”项曰：“水土各一盆，有竞乎？”则天曰：“无。”项曰：“和之为泥，竞乎？”则天曰：“无。”项曰：“分泥为佛，为天尊，有竞乎？”则天曰：“有。”项曰：“臣亦为有。窃以皇族外戚，各有区分，岂不两安全耶？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间，则居必竞之地。今皇太子万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则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项与张昌宗同供奉控鹤府。昌宗以贵宠惧不全，计于项。项曰：“公兄弟承恩泽深矣，非有大功，必无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岂唯全家，当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项所谋。”昌宗涕泣请闻之，项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请复相王、庐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间屡言之。几一岁，则天意乃易。既知项之谋，乃召项问。项对曰：“庐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顾托于陛下，当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兴复唐室，项有力焉。睿宗登极，下诏曰：“曩时王命中圯，人谋未辑，首陈反正之议，克创祈天之业。永怀忠烈，宁忘厥勋，可赠御史大夫。”

则天以武承嗣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权，何也？”则天曰：“我子侄，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侄之亲，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则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夺，何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宝位其遽安乎？且陛下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庆？而委重权于侄乎？事之去矣！”则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罢承嗣政事。

长安末张易之等将为乱，张柬之阴谋之，遂引桓彦范、敬晖、李湛等为将，委以禁兵。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晖等率兵将至玄武门。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于东宫，启曰：“张易之兄弟反道乱常，将图不轨。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无罪幽废，人神愤惋，二十三年于兹矣。今天启忠勇，北门将军、南衙执政，克期以今日诛

凶竖，复李氏社稷。伏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悖乱，诚合诛夷，如圣躬不康何？虑有惊动，请为后图。”同皎讽谕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马。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等于迎仙院。则天闻变，乃起，见太子曰：“乃是汝邪？小儿既诛，可还东宫。”桓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往者天皇弃群臣，以爱子托陛下。今太子年长，久居东宫，将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诛凶竖，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内难，则天意人事归乎李氏久矣。今圣躬不康，神器无主，陛下宜‘复子明辟’，以顺亿兆神祇之心。臣等谨奉天意，不敢不请陛下传立爱子。万代不绝，天下幸甚矣！”则天乃卧不语。见李湛，曰：“汝是诛易之兄弟人耶？我养汝辈，翻见今日！”湛不敢对。湛，义府之子也。

景云二年二月，睿宗谓侍臣曰：“有术士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左右失色，莫敢对。张说进曰：“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觊路绝，灾难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进曰：“如说所言。”睿宗大悦，即日诏皇太子监国。时太平公主将有夺宗之计，于光范门内乘步辇，俟执政以讽之。众皆恐惧，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于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异议！”遂与姚崇奏：“公主就东都，出宁王已下为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无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见。卿勿言，余并依卿所奏。”公主闻之，大怒。玄宗惧，乃奏崇、璟离间骨肉，请加罪黜，悉停宁王已下外授。崇贬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苏颋，神龙中给事中，并修弘文馆学士，转中书舍人。时父璟为宰相，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属机事填委，制造皆出其手。中书令李峤叹曰：“舍人思如泉涌，峤所不及也。”后为中书侍郎，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璟甚悦之，尝谓人曰：“吾与苏家父子前后同时为宰相。仆射长厚，诚为国器；献可替否，罄尽臣节，颋过其父也。”后罢政事，拜礼部尚书而薨。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将举猎，闻颋丧出，怆然曰：“苏颋今日葬，吾宁忍娱游乎！”遂中路还宫。初，姚崇引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

翼赞，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诛，征为同州刺史。素与张说不叶，说讽赵彦昭弹之，玄宗不纳。俄校猎于渭滨，密召崇会于行所，玄宗谓曰：“卿颇知猎乎？”崇对曰：“此臣少所习也。臣年三十，居泽中，以呼鹰逐兔为乐，犹不知书。张璟谓臣曰：‘君当位极人臣，无自弃也。’尔来折节读书，以至将相。臣少为猎师，老而犹能。”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叙。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

张说独排太平之党，请太子监国，平定祸乱，迺为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几三十年。为文思精，老而益壮，尤工大手笔，善用所长，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封太山，祠睢上，举阙礼，谒五陵，开集贤，置学士：功业恢博，无以加矣。尚然诺于君臣朋友之际，大义甚笃。及薨，玄宗为之罢元会，制曰：“弘济艰难，参其功者时杰；经纬礼乐，赞其道者人师。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载贻范。台衡轩鼎，垂黼藻于当年；徽策宠章，播芳蕤于后叶。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说，星象降灵，云龙合契，元和体其冲粹，妙有释其至赜。挹而莫测，仰之弥高。释义探系表之微，英词鼓天下之动，昔传风讽，绸缪岁华。含春谷之声，和而必应；蕴泉源之智，启而斯沃。授命与国，则天衢以通；济同以和，则朝政惟允。司钧总六官之纪，端揆为万邦之式。方弘风纬俗，返本于上古之初；而迈德振仁，不臻于中寿之福。吁嗟不慙，既丧斯文！宣室余谈，洽若在耳；玉殿遗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贤，良深震悼。是用当宁抚几，临乐撤悬，罢称觞之仪，遵往禘之礼。可赐太师，贖物五百段。”礼有加等，儒者荣之。

开元中，陆坚为中书舍人。以丽正学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拟过为丰贍，谓朝列曰：“此亦何益国家，空致如此费损。”将议罢之。张说闻之，谓诸宰相曰：“说闻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造池台，